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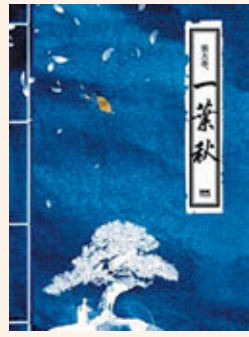
書介

文：草草

《一葉秋》

定價：新台幣280元

作者：張大春
出版：印刻



一葉秋，原比喻由局部的、細小的徵兆，可推知事物的演變和趨勢。本書12篇故事說的也正是一些有關「先見之明」的有趣傳說。故事中人身處世道變化之際，或者見證、洞察其間不可思議難以言說的幽微怪態（如〈三娘子〉、〈狐大老〉等篇）；或者深悟滔滔濁世的討生活竅門，趨吉避害、全身保家，甚至能博取名祿福報（如〈吳大刀〉、〈俞壽鶴〉等篇）；又或是溯探正史和傳說罅隙，起出遺沉埋和隱匿的，徒勞追悔或者難以收拾下場的「何必當初」關鍵時刻（如〈楊苗子〉等篇）；以及處處顯露豪氣才情知俗而不輕易從俗的超逸形象。作家張大春在這最新小說集中，再度展現嫺熟之極且深具當代感的書場敘事技藝，編織中國傳奇筆記材料。

《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

定價：港幣98元

作者：洪長泰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中共建國後的首要任務正是改建北京城。50年代首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拆除古城樓、擴建天安門廣場、拓寬長安街、在廣場中心豎立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建築、改明清兩朝的太廟為勞動人民文化宮，豎立了不少矚目的新地標，使北京的市容起了巨大的變化。本書所指的「空間政治」，並非是地理變革，或單純探討建築物的坐向，而是探討政治的地域布局，及廣義的看政治與地理之間的互動、衝突和影響，藉此了解中共如何利用城市空間和建築物的設計來樹立其威信。

《教學心理學》

定價：港幣88元

作者：李雅言
出版：香港商務印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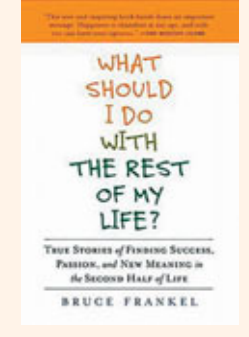


想子女或學生成材，不一定要化身成「虎媽」或「地獄教師」，只要掌握正確的教學心理知識及技巧，「教」與「學」自然能事半功倍。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系的李雅言博士，將他的知識及經驗結集成本書，以簡明的文字介紹如何把心理學應用到教學上。

《What Should I Do with the Rest of My Life?》

定價：美元26元 (精裝)

作者：Bruce Frankel
出版：Avery Publishing Group, Inc.



你是不是常常問自己：我這輩子就這樣了嗎？充滿了犧牲、勇氣、承諾與失敗的故事，假如你正面臨重大人生抉擇，這本書可以幫助你。作者Bruce訪談900多位各行各業的人，挑選了54個動人的生命故事，來印證勇於改變生命現狀的人，克服各種阻撓我們找到自我的障礙和恐懼，才能找到人生的方向，享受人生，在生命畫下休止符前有所成就。

《乙男蟻女》

定價：新台幣280元

作者：茂呂美耶
出版：麥田



乙男不是家中第二個男孩，而是手巧又專業的粉紅系男孩。蟻女不是工作認真的女孩兒，而是小巧又可愛的袖珍女。還有請教君、弁當男子、爸爸友、晚鐘、仙人掌女、保留君、巴黎軍團、導航姬、歷女、鐵子……等代表日本近代社會發展的重要語彙，你認識的有幾個？日本文化觀察專家茂呂美耶，以恢諧又幽默的文筆詳細分析日本男女關鍵詞，從中探究日本近代文化發展與生活形態。

劉慈欣：

科幻故事 一生講不完

中國作家劉慈欣因為創作《三體》等科幻小說而蜚聲華文世界，哈佛教授王德威稱其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壇最值得注意的作家」，美國荷里活也趕緊出手，買下了他的小說改編權。

寫科幻小說，要不斷突破想像的邊界，對於創作者來說該是多麼耗費腦細胞的艱難行為。劉慈欣卻說，對於科幻，他靈感不絕——宇宙的故事，說一生都說不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劉慈欣 尉璋攝

冷靜的宇宙觀察者

劉慈欣出生於1963年，現在是山西娘子關火力發電廠的一名電腦工程師。生活、居住在遠離城市的山區，陪伴他度過大部分時日的，大概就是閱讀與寫作，還有頭頂那片廣袤的天空。我總想像，劉慈欣就像他筆下那些負責監聽宇宙信號的工作員們，在清冷、單調而又有些孤寂的生活中，每天期待著面前深遠不見邊界的宇宙中，哪怕一點點微弱的波動。

《三體》是硬科幻，劉慈欣的理工科背景和職業訓練讓他把裡面的科學原理描寫得十分精確；他也有很好的說故事能力，這些冷冰冰的原理被嵌在絲絲入扣的故事架構中，更顯得驚心動魄。小說火了，科幻迷們熱烈討論，就連不是科幻迷的讀者，也忍不住好奇想要看看。香港這邊已經可以買到繁體版，劉慈欣也被請來香港書展作客，這位深居簡出的作家的生活，好像一下子要熱鬧起來？科幻好像一下子熱鬧了起來？

劉慈欣說，自己住在深山中，只要不上網，這些喧鬧的討論就全被隔在外面，反而不受干擾。「更何況，科幻到現在為止，包括我這本書，並沒有進入一般意義上的主流媒體，比如CCTV、新浪首頁或是新浪微博的首頁。這些媒體不討論它，知道它的就只有一些專門的讀者，普通人看不到科幻，不知道《三體》這個東西，我不覺得有太多干擾。我引以為傲的，是我什麼時候對科幻是什麼狀態都很清醒。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我就已經是一個科幻迷了，起起落落經歷了二三十年，科幻到底是怎麼回事，發展到什麼狀況，我想我很清楚，所以很冷靜。可能有一天我也會不冷靜了，突然很瘋狂，突然很高興，但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路很多 超越很難

有些作者也許創作一本書，就已經燒光了所有的才華，忍不住問劉慈欣，《三體》之後創作要怎麼走，對於科幻，創作的熱情和心態又有沒有什麼改變。他說，要帶來和《三體》一樣的震撼，甚至超越《三體》，會是艱巨的任務。「每個作者可能都會遇到一些瓶頸的問題，但是我覺得我的想法永遠不會枯竭，你讓我寫多少都行，哪怕三個月出一本，一直寫到我都會有想法。但現在的問題是寫出一本和《三體》一樣水平的書來，人家肯定也會覺得是垃圾，但是超越自己十分困難。每一本書其實都是一堵牆，堵死了你很多未來的路，再加上堵我未來路的還不光是我自己，粉絲們還在寫《同人》，牆都立得

很完善了，這是一個困難。靈感不缺，可以寫得很快。但是要超越自己，再給大家帶來那麼好的感覺，帶給科幻迷這樣的震撼，不是說做不到，但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雖然牆一堵堵地立起來，故事發展的可能性似乎一個個被消耗掉，劉慈欣仍然有信心，宇宙的故事說一生也說不完。在他看來，比起主流文學，科幻的世界廣大豐富得多。「現在主流文學，為甚麼手法變革那麼快？有種說法是，因為故事已經講完了，只能在形式上面創新。但是科幻的故事還沒有講完，已經有的故事還沒有講完，科學也在繼續為我們提供新的故事。每年科學都提供大量新故事，而最普通的科學，最耳熟能詳的科學，比如牛頓三定律，仍然有巨大的故事資源。要寫完，很難。比如主流文學寫愛情，不過就是兩個組合，但是科幻呢，可能有三個性別，可能人和機器人談戀愛，可能和外星人談戀愛，比起主流文學來，故事資源相當豐富，取之不竭用之不盡，這個我有信心。」

作品是鏡子

近幾年來，劉慈欣比較欣賞的科幻小說，是加拿大科幻小說作家羅伯特·查爾斯·威爾森的《時間迴旋》。有趣的是，在《時間迴旋》與《三體》中，地球都被超越人類的神秘物所籠罩，地球人失去了對於自我的掌握。《時間迴旋》中，地球被神秘的隔離層所覆蓋，地球以外的時間極速前進，太陽即將毀滅，地球卻得以繼續「似乎變化不大」的生活；而在《三體》中，地球被三體人發出的「智子」籠罩，卻是出於三體人侵略地球的計畫——「智子」將卡死人類科技的發展。一個善意，一個惡意，好奇地問劉慈欣，這種對於地球未來處境的樂觀或悲觀的設定，是否和作者本人的性格也有關係？「任何一個作品都是作者個人的一面鏡子，這和中國的『文如其人』有區別，小說的文絕對不如其人，就像鏡子可能正著照，可能反著照。可能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某些傾向，也有可能恰恰是自己缺憾的，在中小說中得到了補充。悲觀的還是樂觀的，肯定與作者有關係，即便故事是自己走，說到頭仍然是作者腦中想法的反映。加上有某些作者對於社會、人類的未來研究得比較深刻，有時悲觀和樂觀是很不情願但是不得不有的感覺。」

就像《三體I》中，劉慈欣描寫了文革時期的慘酷情境。主角之一葉文潔目睹研究物理的父親慘死在批鬥台上，以及在經歷了那些壓抑、痛苦、驚恐的生活後，她

對人類的惡有了更深的體會。對人類完全失去信心的她向宇宙發出了信號，甚至背叛整個人類，請求三體人進攻地球，因為指望人類自己自我反省及改善，是癡人說夢。「《三體》中對人性的不信任，我想每個中國人都心知肚明。」劉慈欣說，「小說中，我設想一個女性人物怎樣才會對人類和文明徹底絕望。我回望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沒有這種事情，不管現在人們認為不滿意的地方有多少，沒有一件事情會讓人對人性徹底絕望。但是往前看，文革就是。文革中發生的一些事情確實讓人對人性失望。但是這本書並不是反思文革，只是把它當成背景而產生出這個人物來。不然，如果是用其他的作背景，比如樓價太高，或者醫療費用太高而讓人對人性失望，對社會失望，這不合理嘛。」

超越主流文學的「超級自戀」

也有人說，劉慈欣小說中的人物總有點冷冰冰，好像人和人之間的情感或故事似乎沒有太展開，對人物的性格刻畫好像也少了一些溫度。劉慈欣說，自己筆下的人物其實沒有太多好說的，人物背後本來就沒有太多的東西。「主流文學是從人物開始寫小說的，為了建構人物來寫，以人物為核心的。我的科幻小說是從科幻構思來寫的，人物只是一個工具，這樣說好像有點過分，是一種推進情節的工具，後面的東西不是很多。」

這讓人想起他曾在《超越自戀——科幻給文學的機會》中這樣寫道：「時至今日，科學為我們揭示的世界圖像與古典時代已經大不相同。我們知道，沒有絕對的時間和空間，時空與物質和運動是糅為一體的一團泥巴；我們還知道，從微觀尺度看，因果鏈並不存在，只有量子的概率，因而宏觀世界的因果鏈也值得懷疑。可是文學眼中的世界圖像仍沒有變化，仍是牛頓之前的世界，甚至是哥白尼或托勒密之前的世界，前面說過，在文學的精神世界裡，地球仍是宇宙的中心。」

在劉慈欣看來，科幻文學恰恰是文學「再一次睜開眼睛的努力」，超越主流文學的「超級自戀」，讓文學與宇宙重新聯繫起來。

「牛鼻子」回故里

上世紀30年代名震上海灘的「牛鼻子」，終於在闊別祖國60年後，重返故里。臉是大圓圈，鼻、眼睛、耳朵排列成五個小圓圈——圓頭圓腦的「牛鼻子」，以知識分子為原型，苦在軀殼，樂在靈魂，原是已故故國漫畫大家黃堯筆下的經典人物，卻在中國銷聲匿跡達半個多世紀之久，令人不勝唏噓！

上世紀30年代，漫畫創作在上海空前繁榮。上海是全國商業與報業中心，當時報館林立，西方藝術的傳入與「五四」運動的思想解放潮流糅雜一處。上海美術家協會漫畫委員會沈天呈認為，漫畫在當時屬於精英文化，而非大眾文化，因為漫畫作家幾乎均為社會精英，「他們對社會不滿，出於性情而為之。」

17歲就讀於復旦大學新聞系，之後在《新聞報》任職的黃堯，憑借「牛鼻子」一炮而紅。「牛鼻子」最先連載於《新聞報》副刊，據黃堯的兒媳陳美凌博士回憶說，那時上海市民看《新聞報》，往往先看「牛鼻子」漫畫連載，再看當天的新聞。在「牛鼻子」最紅的階段，黃堯甚至為此專門成立了「牛鼻子出版社」，將這些發表於報章的連載漫畫集結出版，僅在1936至1937兩年間，就連續出版了8本《牛鼻子》漫畫集，「牛鼻子」在坊間所受熱捧，可見一斑。

「牛鼻子」系列漫畫形象地描繪出一個典型的上世紀30年代中國式文人，而在中國藝術界所塑造的著名動漫形象中，或許「牛鼻子」是至今唯一以知識分子為原型來創作的動漫形象。黃堯在朋友面前是謙謙君子，但在面對入侵的敵寇時又成為怒目金剛。他愛憎

分明，以筆作刀槍，在抗戰期間，無論是在戰火燃燒的上海，還是在敵機轟炸的重慶，仍堅持以調侃幽默的方式，表現中國人的堅強與樂觀。這位穿長袍馬褂的知識分子「牛鼻子」據說與黃堯本人頗為相似，也許更重要的是神似——「苦在軀殼，樂在靈魂」。

有鑒於「牛鼻子」席捲中國的影響力，日本帝國主義亦對此聞風喪膽。他們一方面威逼黃堯離開上海，另一方面又僱人畫山寨版的「牛鼻子」。為澄清事實，當時身處重慶的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還特地舉辦中外記者招待會，在報紙上將黃堯之事以中英文通報全世界。

「牛鼻子」誕生於葉淺予的「王先生」之後，張樂平的「三毛」之前，這三種原創卡通形象，創造了中國漫畫歷史的一個高峰。當時曾有人建議將「三毛」、「牛鼻子」拍攝成卡通片，宣傳抗日，黃堯亦與中國卡通電影之先行者萬氏兄弟嘗試合作，擬將「牛鼻子」搬上銀幕。待準備工作完畢，抗戰全面爆發，國民黨當局消極抗戰，相關抗戰內容之影視片受到限制，此事被迫擱淺。抗戰勝利後，黃堯離開昆明前往香港，本有望與黎民偉合作拍攝電影，後因移居



《牛鼻子》漫畫作品選
作者：黃堯
出版：三辰影庫音像出版社
定價：人民幣22元

書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韋蘿蘭

泰國與馬來西亞，改編「牛鼻子」拍攝成國產卡通片的計劃再度被放棄，引為憾事。

黃堯上世紀30年代在中國漫畫界與張樂平、丁聰齊名，但當下在中國內地知名度極小，這與他在抗戰勝利後遠走他鄉不無關係。生長於上海，成名於上海，卻在南洋度過半生歲月。1940年代末，黃堯輾轉南洋，旅居馬來西亞檳榔嶼，致力於水墨書畫的創作，直至1987年去世。與此同時，往昔家喻戶曉的「牛鼻子」的形象則漸漸被人們淡忘。

陳美凌博士透露，公公過世後，她在家中整理遺物，才發現家中原來有那麼多的漫畫手稿，「櫃子裡、書頁中、甚至是門背後，都有大量的手稿，原來公公一直都沒有停下創作的腳步。」於是家人找來新加坡美術館幫忙鑒定，才令這批珍貴的畫稿「重見天日」。《牛鼻子》漫畫作品選分為「人間百態」、「同仇敵愾」、「人在途中」三個部分，冀使當代讀者通過不同題材，重新認識黃堯——這位終老於南洋、魂繫中華文化的藝術家。

事實上，除了「牛鼻子」系列書稿的再版，黃堯回顧展也在各地陸續開展，先是於新加坡舉辦，他亦因此被評論家譽為東南亞藝術先驅。8月在上海的展覽，則還展出了其被大英博物館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現代書法和描繪海外生活的漫畫作品。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至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
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